

桐花梦

□顾平

“清明之日桐始华”。故乡苍溪，清明还未到，已是清风扑面、遍地新绿，处处散发着浓浓的春的气息。

下雨天，翻看回老家拍摄的桐花，故乡的印象又清晰起来，很多往事也浮现眼前。

“桐花万里丹山路”。走进山野，不经意间，目光便被凸凹坡上那一棵树盛开的桐花深深吸引。有洁白的花朵，有紫褐的花朵，有绛色的花朵，有梅色的花朵。层林尽染，五彩缤纷。

桐花不算美，但却旺。桐花无所不在地装点着春天，兀立原野，白里带红。桐花花期不长，边开边落边长叶，树上繁花争艳，树下落花成堆，配以新发嫩黄的桐叶和沧桑遒劲的枝杆，呈现出有别于一般春花的别样风景。

桐花，自古就是“清明之花”。三春花中，地位最隆的非牡丹莫属。简单对比，牡丹是“都市”的，刘禹锡《赏牡丹》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描绘出了洛阳城里观赏牡丹的盛况；而桐花则是“民间”的，植根于广袤大地、乡土社会。

桐花绽放满天涯，悠悠回想儿时家。

小时候真没在意桐花的样子，倒是树上结出的桐果至今印象深刻。那时的桐是家乡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家家户户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卖桐籽。那时荒坡上、田埂边到处都是油桐树。深秋时节，当桐果变成深红，大人们便成群结队背着背篓扛着竹竿漫山遍野打桐果，那阵势就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

小孩子也不会闲着，待到桐果收完，为了颗粒归仓，“打扫战场”的事就轮到孩子们出动了。每个学校都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每个学生娃一个收桐季交多少个桐子都是有任务的，不过大家好像都挺乐意，因为，又可以不上课了。

我记得好像是初秋季节，一些桐树根上会长出一种白色的蘑菇，乡亲们就叫它桐麻菌。桐麻菌非常少见，但又喜欢抱团生长，有时一棵树下能采四五斤。桐麻菌口感劲道，味道清香，现在想起来余味尤在，只不过离开家乡，我已经几十年再没吃过这桐树下的美味了。

雨中仰望

□罗南杰

83年前
你们
和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一起
进驻辽县(今左权县)
在此
创造了“以笔当枪”、团结抗日的
辉煌业绩
并挺身战斗、不惜“血花齐撒”……
你们
用生命诠释了“笔杆子”“刻刀”“画笔”
为谁而用
歌声为谁而唱响!

千百个艰难的日夜啊
你们终于
凝聚 迸发为璀璨的艺术之光
照亮神州大地 透射九州风云
贯通天地

穿越时空
永远照耀
这片土地……
今天
在你们曾经战斗、成长、服务的地方
我们建立起
一座纪念馆

站在馆前
雨中仰望
在太行的春雨中仰望——

你们如天上的星星啊
闪耀在永恒的宇宙
你们如太行山春天的雨啊
投向大地 滋润万物 唤醒生灵 勃发生机!
仰望

抢油渣的记忆

□吴长海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只有十来岁，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八九岁，一个六七岁。那年头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才杀一两头猪，每人能分到大概一两斤肉。我家里有八口人，家大口阔。过年时，我家可分十来斤猪肉。这些肉父母是舍不得吃的，过年时除了招待客人外，母亲一般会把肥的部分进行腌制。因为平时没什么油水，每年生产队分的菜油又很少，这些肉就成了烧菜时用的油。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母亲炒菜的时候。母亲用筷子夹一块小小的腌肉，放到被烧热的边锅里，一会儿就炸炸地响开了。母亲将锅铲用力按住猪肉，然后不停地转动，直把肉按得再也挤不出一滴油来，她才把青菜倒进锅里。这时候，我们三兄弟都牢牢盯着那一点儿油渣，趁

母亲倒菜的一刹那工夫，一齐伸手向锅里胡乱抢了起来，根本顾不上油锅滚烫滚烫的。我是老大，油渣抢到手的时候最多，自然我也吃得最多。我把那一点点油渣放在嘴里，然后一点点慢慢地嚼，细细地品，最后慢慢咽下去。

看着弟弟们的馋相，母亲说：“大海，你可不能吃独食呵！”我也会“慷慨”地赠一点给他们。吃了油渣，弟弟们会高兴地拍着小手，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有一回，母亲在炒菜时又在锅里放了一小块腌猪肉，我们三兄弟又像平时一样守在锅边，眼看母亲快要把菜倒进锅里，眼尖的三弟猛地一下就抢走了油渣，送到嘴里嚼了起来。我生气了，一巴掌打到他脸上，三弟哭了，却怎么也舍不得张开嘴巴，一边嚼着油渣一边“呜呜”流泪。事后，三弟

那时候大路边上到处有泉水喷涌，路人口渴了，就会采下一片桐树叶，折成漏斗状取水，把泉水喝个痛快。喝完泉水把“漏斗”仍放于泉边，下个人来了可继续享用。

最绝的便是那桐叶灰，把桐叶烧成灰烬，配以大米、玉米充分浸泡，用清水洗净杂质，用石磨磨成米浆，放入铁锅加热搅拌制作成型，再入蒸笼蒸熟，便做成川北有名的特色菜品米豆腐。家乡至今仍有逢年过节做米豆腐的习惯，成都一些市场也偶尔有售，但显然不用桐叶灰做原料，米豆腐自然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灿烂开放的桐花，席慕容形容“可以放进诗经，可以放进楚辞，可以放进古典主义也同时可以放进后期印象派的笔端”，而我却是放在岁月怀旧、感恩生活的“美篇”中。

我们在雨中仰望
在太行山的春雨中仰望

那
天空中永恒闪耀 照亮前行的四个大字
前方鲁艺!

【备注】1942年7月6日，延安鲁艺(亦相较于“前方鲁艺”称为“后方鲁艺”)举行“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时，针对前方鲁艺的重大贡献和数十名壮烈牺牲的文艺烈士，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高度评价，专门撰写挽联：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撒，英雄楷模，是为艺术光。英烈，永远闪耀在我们头顶的星空，照亮民族前行的路!

对我说：“不管你怎么打我，我都不会张开嘴巴。想把油渣从我嘴里夺去，我才没那么傻呢!”三弟脸上绽开了天真得意的笑容。

说实话，每次在抢油渣的过程中，最吃亏的还是二弟。一般情况下，二弟是不敢跟我抢的。

三弟跟二弟不同，他虽然是个老三，但长得虎头虎脑。他本来就是个大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有点像张飞，抢油渣时他明知抢不赢我，但还是要冒险与我一争高下。

今年过年，我们兄弟三家聚在一起吃团年饭，说起小时候抢油渣的故事，儿子、女儿和几个侄儿、侄女觉得我们三兄弟有夸张的成分。直到我把那次因为没吃到油渣打了三弟的经过讲了，我自己亏心内疚得流下了眼泪来，他们才觉得我讲的是真的，一个个低下头来不再吱声……

古瀑雄关春正好

□潘鸣

向西，是拔地而起的龙门山脉；往东，是一望无际的川西平原。高景雄关古瀑口，作为一处厚重的历史地标，屹立于此已逾茫茫两千年。

仲春时节，什邡市洛水镇党委书记廖兴林带领我们，踏着秦国治水先贤李冰留下的足迹，来到瀑口崖顶，瞻仰李冰导洛遗址公园，倾听历史的宏大回声。

龙门山在此裂开一道峡谷，两岸绝壁千仞、危岩耸峙。从雪山冰河倾泻而来的湍流，穿越瀑口，有序分流，沿着宽阔的亭江款款东去，流向平原上的广袤田畴，汇入沱江正源。

对地方历史文化了如指掌的廖兴林，以生动鲜活的讲述将我们带回两千二百多年前。其时，高景关环山如箍，扼住一座浩瀚悬湖。每年暴雨季节，洪水如脱缰野马，狂泄肆虐，给下游带来严重水患。时任蜀郡守的治水专家李冰，十年励精图治，完成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治水工程后，又以60多岁的高龄奔赴什邡高景关，率领千军万马，投入新一轮浩大治水工程。《华阳国志》记载：“(冰)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雒，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

在没有炸药的年代，才智非凡的李郡守经实地考察反复论证，决定采用“火攻水击”的策略通山导流。他利用高景关数眼山洞中有大量石灰岩的天然优势，指挥民工入洞燃火旷日烧山。待到夏日暴雨洪水降临，冷热骤聚，伴随惊天动地的爆炸，山崖轰然崩塌，一道宽拓的瀑口顺势形成。卷涌的狂涛在李冰设计修筑的洛期(鱼嘴)缓冲分流下，野性被驯服，舒缓流入内、外江。这项艰苦卓绝的工程，成功解决了沱江上游水患。修凿的朱、李、火堰，与都江堰一并，涓涓哺灌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岷江、沱江两大水系自此从桀骜的“祸水”变为幸福之水，共同构成天下粮仓成都平原“水旱从人”的保障。李冰却因此积劳成疾，不久后在洛水之滨溘然长逝，“通山导洛”成为他生命的铮然绝唱。蒙受福泽的民众由衷感激，李冰墓冢被安筑在章山之巔。为他而建的大王庙，祭祀的香火长年不绝。民间传说：功垂千古的李冰并未死去，他已然羽化升仙……

收回久远追忆，廖兴林颇为感慨：先贤李冰，除了创建福及千秋的治水工程，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生命启迪。他的为政履职，包含着心系民生、开拓创新、崇尚实干、尊重自然等优良品质，这正是我们新时代干部需要一脉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我们沿一条蜿蜒的石级登上李冰村郁郁葱葱的山坡。镇上以李冰文化为依托、抓住乡村振兴和文旅开发契机，正在打造生态杨春茶产业基地。“好山好水出好茶。”他指点着漫坡茶树告诉我们：洛水章山土壤生态和气候独具优势，远古就遍生野茶树。相传李冰导洛时曾采古树茶熬汤犒劳民工。“蜀之产茶凡八处，中有汉州之杨村茶……”(《东斋记事》)，“杨村茶”就指当地的山茶，晋朝时期，杨村先民多事茶道，闻名遐迩。顺着他的指点，我们看见，多处巉岩奇石罅隙中蓬生着野生茶树，曲干虬枝，势如盘龙。“这样的千年茶树，山林高深处分布不少，只可惜近代有所荒弃。”廖兴林透露，镇里决定重振特色茶业，已引进专业公司，正在着力打造野放生态茶山。综合打造自然景观、民宿、餐饮、研学、文创、茶叶精深加工等业态，包括道茶非遗手工作坊、茶主题餐厅、道茶疗养馆、李冰书院……

一路上行，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一轮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在这片山野沃土落地生根：栈道正向云端铺设延伸，被藤蔓纠缠的老茶树正一簇簇清理、重见天日，种植的成片茶垄芽苗已冒尖尖角，非遗作坊、民宿一期、露营地作为首批项目已经启动。

站在茶山高处放眼眺望，古瀑口旁李冰导洛遗址石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亭江两岸，姹紫嫣红的桃花、李花、樱花、油菜花一如飘浮的彩色云霞。

古瀑雄关，春光正好!